

苍狼 李建军 朱大可 / 等著

Why

与魔鬼下棋

五作家批判书

池 莉
王安忆
莫言
贾平凹
二月河

中国工人出版社

与魔鬼下棋

——五作家批判书

苍狼 李建军 朱大可等/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与魔鬼下棋:五作家批判书/苍狼等著. —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
2004.3

ISBN 7-5008-3265-6

I. 与… II. 苍… III. 当代文学—文学评论—中国 IV. 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00164 号

与魔鬼下棋——五作家批判书

苍狼 等著

出 版:中国工人出版社

责任编辑:岳建一

策划设计:北京博爱天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010-85845525)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印刷

版 次:2004年3月第1版 2004年3月第1次印刷

开 本:965×1270mm 1/16

字 数:338千字

印 张:21印张

定 价:24.00元

书 号:ISBN 7-5008-3265-6

你们有好书吗？

——不，可是我们有伟大的作家。

——那么，至少你们有文学？

——相反，我们只有书市。

——布朗贝斯男爵

艺术并不是真理。艺术是谎言，然而这种谎言能教育我们去认识真理，至少是认识我们人类能够达到的真理。

——毕加索

真正的艺术品不仅要揭示人的真实情感，更要改善人类的情感。

——卡西尔

序

人们常说：“文学即人学”。那么中国文学究竟是一门什么样的“人学”呢？不看不论不说不知道，一看一论一说吓一跳。在我看来，“人”学起码应是观察人、分析人、理解人、洞察人，从而不断高扬人，也即把人从整体上向真、善、美的方向提升的学问。看过此书以后，我只觉眼前发黑，中国的作为文学的人学能够称作“人”学么？真为当今中国作家文人们的愚蠢、无知，甚至自甘卑鄙、堕落，而感到透彻肌肤的心寒。

看过我的书的人们可能早就知道，我向来就对中国文人及其作品的评价甚低，尤其对于所谓的“历史家”（史官）和作家（士大夫文人），评价更低。自秦汉以来，历代文人中的绝大多数其实都是自觉自愿地为极权专制者以及极权专制制度（为虎）作伥的伥鬼，他们不仅自己被“老虎”吃了，还要引诱一代代的中国人一齐被“老虎”吃掉。鲁迅先生曾借“狂人”之口所说，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都是“吃人”的历史，其根据或许正在于此。两千多年来，中国文人们留下的文字，基本上成了不断重复的克隆中国极权专制社会的基因密码文字。

经过十九、二十世纪一个半多世纪东西方文化板块的巨大碰撞之后，本应期望今天中国的文人们会有非常大的改观才是。不说其他人，我就曾对此抱有急切而巨大的希望。可惜，现实总是让人抱憾、扼腕，虽然我将依然不会放弃最后一点希望。正是因此，我最近出版了两部书，一部书名为《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愚蠢》，另一部书名为《西方哲学死了》。

后一部书将给予新世纪的非西方人，尤其东方人包括中国人，在继续创造人类文明的意义方面赶上并超越西方人以可能的新的希望；前一部书则在于揭示，长期以来中国人之所以显得“愚蠢”的深厚的历史根源。

实际上，说中国人愚蠢，莫如更应该说中国文人们愚蠢。历史上，垄断了中国人话语权的历代中国文人们（史官和士大夫文人们），把中国人的语言文字反反复复倒腾成了几乎生发不出任何一点新的智慧、新的希望的一摊死水、“一大酱缸”。两千多年来，他们所留下的大量文献，尤其是历史文献，如所谓《二十五史》、《资治通鉴》之类，即是一堆堆有毒的文字垃圾。





按照近代西方哲学的教训,人们深知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语言文字的状态,实即其生命智慧的状态。简言之,前者是后者的摇篮、苗圃、子宫。前者的属性,例如其封闭性或开放性,专制性或自由性,将必然影响甚至决定后者的命运。鲁迅先生曾非常痛苦地告诫中国的青少年,要少读,甚或不读中国书。可以想见,鲁迅先生早就对中国历代文献的垃圾毒性有了深刻的洞察。

虽然,我并不赞成把中国古代文化传统形容成为一片漆黑,但我的确认为,中国较光明的文化传统,更多地是体现在先秦时代,而不是在秦汉之后迄至清末的两千多年的极权专制的时代。先秦时代的儒家虽然主张崇古复古、崇上尊上,严重地匮乏对人格主体的认知,从而开创了中国人驯顺奴性的历史之源,但的确也由他们首创了人类最初的孝悌忠恕的爱人精神,这种精神的余脉一直绵延至今;先秦时代的道家虽然成了中国人装神弄鬼、迷信长生之道的渊藪,但的确在其鼻祖老子的著名的《道德经》中,开创了冷峻地、隽永地洞察宇宙、世界、人生的几乎绝对的相对主义之道,这个“道”至今也仍然给人以深刻的人性的启迪;先秦时代的法家虽然成了中国后来鲜廉寡耻、冷酷无情的极权专制的实质性的工具,但他们毕竟也尚有厚今薄古之长。秦汉之后的中国文人不仅未能继承先秦儒、道、法各家之长,反而把各家之短杂揉成了一条结结实实的使中国社会紧紧捆绑于极权专制体制的历史之绳。这条历史之绳即由他们(史官和士大夫文人们)留下的大量历史文献所组成。在今天看来,这大量的历史文献,其中的百分之九十九以上是无关人类文明轻重的文字垃圾,其中充满了构成儒、道、法各家之短的毒素:崇古复古,戕害中国人人格的主体性;装神弄鬼,诱导中国人的愚昧迷信;鲜廉寡耻冷酷无情,毁灭中国人性的终极价值,并永远坚持中国社会的极权专制体制。鲁迅先生早年劝导中国的青少年,要少读,甚或不读中国的这些充满了垃圾毒素的历史文献无疑是非常正确的。

令我非常遗憾的是,经过了近代一个半多世纪与西方文明撞击之后的今天的中国文人,尤其是那些还在继续制造文史文献的中国文人,其文明素质依旧如此之低劣。他们不仅未能继承中国先秦时代优良的文化传统,同时也未能真正吸取西方文化中平等、民主、自由的优良传统,反而继承了秦汉之后迄至明清时代的恶性传统,甚至更再加上西方近现代传至中国的道德沦丧、精神错乱和本能迷狂的恶劣时尚。换言之,他们不仅崇古,而且更崇洋,他们不仅媚上,而且更媚俗。他们不仅未能坚持人格的主体性、追求人的理性、追求人的精神性,反而更迷恋对人的动物性的本能的回归,以空虚、低俗的言说诱人、迷

人、坑人，尤其是毒害中国的青少年。

本书中所评论的五位作家均是中国当代非常著名的作家，从论文中对他们的批评事实来看，问题确实相当严重。作家在过去曾被称作“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而文学家又被誉称为“人学家”，就这里所举几位作家的作品来看，实在相差甚远，有的或许更应看作反其道而行之：不是高扬人、升华人，而是贬抑人、毒害人。看过本书的评论之后，更加深了我原本就对中国文人相当不佳的印象。他们极擅长、极愿意描写人的低级的动物性的（打着生命旗号的）本能的（即上、下两点——“吃”和“操”，再加上中国传统的丧失人格的卑躬屈膝，山呼“吾皇圣明”、“皇恩浩荡”，却拙于描写人的为平等、民主、自由抗争的理性的实然的活动，更不知道如何描写人的追求人性终极价值的精神性的应然的活动。如此只乐于、只能够描写人的低级活动的作家将会是人类怎样的“灵魂工程师”呢？他们还有资格被人们称为“人学”家吗？这样的作家对于人类文明来说又有怎么样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呢？

是为序，与作家朋友们共勉。

黎 鸣

2003年12月18日于北京牛街

3 ★★



与魔鬼下棋

内容提要

中国所谓的批评家向来是赞扬家，他们既是看客，也是过客，有的忙于编写文学赞扬史，有的忙于给喜好风花雪月的女博士讲课，有的则像妓女接客一般，红包一来，两三天就造出一位大作家。中国文坛如此腐败，完全是他们与作家共同犯罪的结果。中国文学批评界的整体水平，还没有到达中国作家的整体水平，正处于文学批评的“原始社会”，各色不三不四的伪评论家，还在忙于茹毛饮血。真正的批评家是心灵和历史的博物爱好者，富有良知、激情和理性，通过深入细致的文本实证分析，戳穿各种“个人的神话”，让伪作家无处藏身，成为一个时代最具活力的隐性力量。

目 录

上 编 五作家作品批判

- 刘川鄂 “池莉热”反思 (3)
- 李建军 一锅热气腾腾的烂粥
——评《看麦娘》 (12)
- 王春林 池莉小说的严重缺陷 (24)
- 苍 狼 媚俗是媚俗者的通行证
——关于《有了快感你就喊》
及文学诸问题的思考 (56)
- 李 静 不冒险的旅程
——论王安忆的写作困境 (75)
- 徐友渔 社会转型时期的价值问题 (97)
- 苍 狼 阳光和玫瑰花的敌人
——致王安忆君的一封公开信 (106)
- 蒋 泥 为莫言挑刺 (132)
- 李建军 是大象 还是甲虫？
——评《檀香刑》 (157)
- 蒋 泥 贾平凹的“病相”报告 (173)
- 李建军 消极写作的典型文本
——再评《怀念狼》兼论一种写作模式 (196)





- 李 悦 宣扬“唯皇史观”的小说
——二月河作品批判 (212)

下 编 与魔鬼下棋

- 朱大可 空心的文学
——关于新时期文学的白皮书 (237)
- 李建军 文学写作的诸问题
——为纪念路遥逝世十周年而作 (255)
- 苍 狼 雷 达等 打捞文学的记忆
——关于中国小说的文学座谈 (271)
- 苍 狼等 首届“西部文学论坛”纪要 (282)
- 苍 狼 李 悦 关于中国文学跨世纪的对话 (310)
- 苍 狼 “五人墓碑祭”(代跋) (322)

上 编

五作家作品批判

一个作家不应该回避他每天所生存的这个变化的空间。文学是对人类的希望,同时也是让人更坚信,人是最值得庆幸的存在。

——大江健三郎

对我而言,写作是焦虑和抗拒的产物,多年来我的生理已习惯了这一行为,它多多少少能够缓解痛苦,仅此而已。

——卡内蒂

我先把话说清楚,我不原谅任何人。我希望他们和他们未来可憎的子孙,全都在冰冷地狱的熊熊烈火中过着残酷的生活。

——贝克特

“池莉热”反思

□刘川鄂

3 **



与
魔
鬼
下
棋

从1987年的《烦恼人生》开始，池莉的名字在中国文坛红了十余年。1995年，发行量极大的《女友》杂志，将池莉列为最受喜爱的10位作家的榜首。江苏文艺出版社历时数年出版的《池莉文集》洋洋六大册，搜集了作者1998年以前的几乎所有作品，一版再版，长销不衰。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来来往往》两年卖了二十多万册，《小姐你早》也有十多万印数。2000年6月，江苏文艺出版社推出了池莉与人合著的小说《口红》。该书立即成为市场新亮点，首印10万册在两天时间里一售而空，出版社随后又组织加印。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中期，池莉作品的主要读者还是一般的文学爱好者，现在已经辐射到广泛的识字阶层。池莉的每一部新作问世，差不多都有传媒发表消息。可见池莉像影视明星、体育明星一样，成了大众热点。而盗用池莉名字的读物屡有出现，也充分说明了池莉已是大众文化消费市场的一个品牌，一个卖点。最近几年，出版社



出她的书就像是在印钞票。制片商再三拍制她写的电视剧或请人改编她的小说为电视剧,广告收入也很可观。

如果要列出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以来,能持续不断地走红的作家,池莉肯定是其中最抢眼者之一。我粗略统计了一下,学术报刊关于池莉研究的文章逾 100 篇。我还注意到,在池莉的“人生三部曲”阶段(即 1990 年前后二三年),学术界关注她较多。而在她的“来来往往”阶段(即最近四五年),学术界平寂下来,大众传媒和娱乐界反而在大幅升温。

对池莉的小说畅销的原因,有一些不同的说法。《来来往往》、《小姐你早》两书的责任编辑介绍说,有普通读者认为池莉写了改革开放二十年来的社会变化,简直就是一部小百科全书。^① 有记者把池莉小说和电视剧长时间走红称之为“池莉现象”,并采访了一些文艺评论家。他们中有人说,池莉作品改编成电视剧,观众踊跃,说明了影视观众对现实题材的作品有很大的观看兴趣;有人认为,过去历史题材太多的“戏说”,让观众视觉疲劳,池莉的作品受到普遍欢迎从某种程度上表明观众对影视娱乐性的热度下降,现实感的增强;还有评论家们认为,池莉的很多作品写出了人生的烦恼、困惑,以及人生的“寻找”,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她的作品的走红,反映了一种更健康的欣赏态度在抬头。从文体角度来说,她的作品的构思、语言以及情节展开的方式都符合现代人的审美情趣。她常拎出现代人感兴趣的话题,快刀割肉,一下把生活中本质的东西拔出来,很少有不知所云的东西,很少有张冠李戴的东西,这也符合电视剧改编的要求。^②

近来有人把王朔、池莉、贾平凹、余华并称为小说界的“四大天王”。说道:“在现悲剧了。”^③说别的作家跟这几位“天王”生活在同一时代是“错误”和“不幸”,自以为说了句俏皮话,既违反了事实,也是不知文艺与体育区别、不懂文艺生产规律的信口开河。作者似乎是一个“唯题材论”者,似乎写情爱如池莉者就是好作家,写性爱如王安忆者就天生低人一等。这是什么奇怪逻辑?须知 20 世纪两性题材小说如果不能深入到性爱层面,几无成功者。不涉及“性爱”根本不足以表现“情爱”,男女之情正是以性之差别为生理基础的,并由此决定了情感与本能道德与欲求理性与非理性的多重冲突。

该文作者肯定池莉,还有一个标准就是所谓的可读性,收视率。

① 林金荣:《池莉的小说为什么畅销》,《大众科技报》1999 年 10 月 28 日。

② 杨莹:《分析:池莉作品为什么走红》,见 <http://www.sina.com.cn>。1999 年 9 月 17 日。

③ 李更:《小说界的四大天王王朔、池莉、贾平凹、余华》原载《珠海特区报》。

他说池莉“在圈子里拥有大批读者”，这话未必准确。据我所知，不知池莉其人者稀，但充分肯定池莉者更少见。准确地说，池莉只是一个“在圈子里”反映平平，在“圈子外”呼声特别高的作家。在池莉最近关于创作的表述中，也多次谈到好小说的标准就是“好看”。^① 她为畅销书的价值大唱赞歌。这或许说明，她不满足于自己畅销书作家的身分，还希望有个较高的文学史价值评价的含义。在中外文学史上，并不畅销的优秀作品非常多，卡夫卡、卡尔维诺、博尔赫斯、乔伊斯，都不怎么畅销，跟池莉的作品销量简直没法比。如果我们仅以好看畅销作为标准，那么20世纪中国文学的大师就只有两个。前半叶是张恨水，后半叶是金庸。他们作品的读者远远超过了鲁迅、郭沫若、沈从文。如果仅以畅销作为标准，我们这个世界上就不需要文学史家和批评家了。只要一台电脑，把作家的著作销售数量和阅读量进行排列，就万事大吉了。

二

用一种通常的标准看，池莉是一个成功者。对于自己的成功，她有一段自豪的表白：“作为一个人，靠自己的劳动，能够完全地养活自己和自己的孩子，我想这就是我唯一的成功之处，如果一定要我评价自己是否成功的话。”^② 在这个“各领文坛风骚三五天”的时代，池莉能够一直受到读者的喜爱，是与她的勤勉分不开的。六卷《池莉文集》约二百万字，散见的其他作品有一百多万字。二十年来，她发表了近四百万字的作品，几乎每年都有令读者注意的作品。她从来没有躺在过去的作品上睡过大觉，她总想超越自己，始终不忘记爱她的读者，时刻注意跟踪读者的趣味。这份痴迷和认真，是非常不容易的。老话说，天道酬勤。池莉的知名度节节攀升，压过了很多20世纪80年代以来成名的作家，是因为她一直不断地有“惊世之作”问世。而某些作家写写停停，可能就会被淡忘。现在不是靠一部作品红一辈子的时代。

就像歌星在意歌迷、球星在意球迷一样，池莉十分注意与读者的关系。她在许多散文中自我塑造了一个温和可爱的“良母式作家”形象。她从不摆出居高临下的教师状，也不摆出“灵魂工程师”的姿态。她不回避自己对家务事的爱好，甚至刻意渲染自己作为好妻子、好母亲、好厨师的重要性超过了做一个作家。她好在文章中跟读者交心，



^① 池莉：《最是妖娆醉人时》，见《给你一轮新太阳》，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年1月版。

^② 池莉：《又见冈巴拉》，见《给你一轮新太阳》。



敢于承认自己的幼稚和浮躁,敢于承认自己文学创造的有限性。她认为文学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靠想象而存在的艺术,是人们的精神调剂。她知道她只属于一部分读者。并为讨这部分读者的好而努力工作着。“永远都只有一部分人喜欢你。尤其像我这么一个人,凡胎俗骨,能够得到选择写作的可能,能够得以安静的写作,能够坚持自己的思考,能够拥有一部分读者,这就很是不错了。”^①在读者的心目中,她是一个朋友,一个邻居,一个良母或大姐形象。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当今作家自我形象塑造、自我推销的一种趋势:借助大众传媒、借助流行文化,让读者熟悉自己、喜欢自己。夸张自己“前卫”的一面是某些“美女作家”的方式,强化自己传统的世俗的一面是池莉的方式。看似手法不同,目的却相似。池莉一再表白要淡化自己跟“圈子”内的专家的关系、强化跟大众读者的亲近感。她最近称文学就是俗物,并要闭上自己的嘴,不再跟记者、专家谈文学,闹得沸沸扬扬。宁可得罪专家也不得罪读者,这是一种执意作出的姿态。

作家本人形象的亲切是池莉赢得读者喜爱的一个重要原因。与此相关的是文本的亲切——池莉正是靠自成特色的“市民化书写”(以市民立场表现都市各色市民生活)在文坛立足的。

在写《烦恼人生》之前,池莉一直是一个诗情画意写作的模仿者,没有形成自己的风格。在生活中经历了一些摔打,停笔了一段时间,才终于找到了自己最擅长的写作内容:就是“烦恼人生”的“仿真”书写。她明确意识到,此前已为对小说写作的错误理解付出沉重的代价。^②她反复不断地思考自己为什么要当一个作家?当一个什么样的作家?带着一种“转向”的尝试,她写了《烦恼人生》。几经辗转,终被《上海文学》郑重推出。如果说在“转向”的初始阶段还拿不准这种写法的价值的话,发表之后的巨大反响无疑鼓舞了池莉的信心,坚定了为市民写作的信念。

“我非常明确地告诉自己:一个时代结束了,新的时代开始了。”《烦恼人生》使她的生活和写作柳暗花明。她把这个过程称之为“自我的撕裂”。^③为自己的创作有了一个新的定位:题材上是平民的,写法上是“仿真”的。她一次又一次地强调:“正因为我深知我自己所知有限,所以不敢对我不知的一切妄加评说。所以不敢以我有限的个体生

① 池莉:《我——代后记》,《池莉文集》第5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8月版。

② 池莉:《梦幻诗篇》,见《给你一轮新太阳》。

③ 池莉:《说与读者》,《池莉文集》第2卷。



命去轻率地承诺重大的质问。所以在任何时候我都不愿意失去现实的分寸感。所以我从来都蔑视没有事实背景的激情与崇高。我的写作仅表达我个人以为的对于生活的准确感知。”^①

作者非常清楚自己写作的优势。她不追求深刻,没有探索重大生命问题的强烈意识;也不追求“先锋”,没有对于形式美的探究热情,现代派的文学技巧与她不相宜;她甚至不追求意义,只求写出自己对生活的感知。

池莉的乖巧和聪敏还在于,她特别能够适应时代的变化,这也可以看作是一种难得的才华。当人们对当时提出的“四个现代化”口号的热情逐渐散失之后,当人们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生存有很多烦躁的时候,池莉写他人的“烦恼”使自己摆脱了烦恼,写默默无闻的平民而使自己有了名。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这是一个人人都追求“成功”的时代,是一个“康伟业”(《来来往往》中的大款)呼风唤雨、“印家厚”(《烦恼人生》中的工人)普遍“下岗”的时代,平民生活已经成了失败的象征,追逐金钱成为了社会上最大的兴奋点。

成功,成了跨世纪的关键词。所谓成功,就是世俗化的被认同。在这种世俗的浮躁的“成功”旗帜下,身居边缘的、默默苦学的、甘于清贫的、自我放逐的,都被排斥在社会的主流话语之外,被排斥在人们的视线之外。所以池莉由平民“仿真”走向了都市传奇,由老百姓的日常温情走向了大款和美女之间的惊世艳情,由柴米油盐的烦恼变成了男欢女爱的战争。时代兴奋着什么,池莉的笔下就有什么!什么事情最新鲜最高奇,池莉的笔下就有什么!

她的文体、她的写法决定了她的流行。在80年代末的“烦恼人生”阶段,她的那些描写普通老百姓的悲欢故事,一反此前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者文学、寻根派文学和现代文学的“宏大叙事”和“伪宏大叙事”,把看似最没有价值的市民日常生活流程造成了一个新的写作热点。中国人本来就有家庭本位的传统,有把文学当故事欣赏的习惯,而池莉的家庭唠叨叙事,正好切合了旧的理想破灭新的理想没有生成只好踏踏实实过日子的心态。她最近几年的都市传奇故事,迎合了大部分想致富而没有致富的读者对于金钱的那份渴望,对于花花世界生活的那份好奇心。对大起大落的致富经历的传神描绘,奢侈场景的精雕细刻的写作方法,平面化的、时尚化的快餐式审美,跟大众文化趣味一拍即合。加上她是一位早已成名的作家,她本来就有实力,而现在更有“明星作家”的风范,她的名字本身就是卖点。她以拒

^① 池莉:《我》,见《给你一轮新太阳》。